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校書處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2B7X/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2·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三四冊目次

## 子部·兵家類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二十卷(二)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立堂刻本

左略一卷

〔明〕曾益輯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刻本

金湯借箸十三卷

〔明〕周鑑輯著  
李長科校訂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吳壽格鈔本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首二卷

〔明〕宋徵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劍閒齋刻本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

百將傳二十卷(二)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

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名將譜》

十七卷》提要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一  
古聞黃道周石齋註斷 後學周亮輔增補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戰未決。因戮部將。廣有善傳。

卷之十一

以徇上。懼殊死。鬪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思明跳奔。補凌。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厥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緣城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入京。師老幼交

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玉休士三日遂東出安

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陘助通儒旌旗  
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子儀遣二隊逐之

又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會嗣業率  
回紇從後擊塵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

屍相屬于道嚴莊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  
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遂迎廟上

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  
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躊躇但用魚朝

恩爲觀軍容使而不主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  
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土伏壁  
內誠曰吾却賊必乘壘若等乘而射既戰爲返賊薄

此葉華之法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

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

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自  
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鄆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

未及戰會大風拔未晝晦昧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  
師南潰賊亦走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頗望責功不

廣雅

卷之十一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藝

七

事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廢之故帝以

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于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擊逆首鼠乃置散地非

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邙山朝廷憂城合而少年新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卧內曰河東事一以

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

帥子儀懼謫乃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之

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無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功奉天帝問計所出子我

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慄憚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固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

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澈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

德我若殺之當自禱一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坐黨

之城果遁去宋泰元年懷恩盡誣吐蕃制紅党項羌

渾口刺等三十萬掠涇鄉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諸將等各屯要害自將屯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幾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諸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人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今公回紇曰今公存平懷恩言天可汗兼天下今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告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跋大慾助復二京我與花草休戚同之今乃兼舊好助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况中原須馬自請臣請內一歲係佐馬直詔不聽入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襟大戎北虞獮狁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駕自先帝受命靈武

若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敵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令回紇衆追蹤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遣人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况中原須馬自請臣請內一歲係佐馬直詔不聽入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襟大戎北虞獮狁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駕自先帝受命靈武

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痍傷凋耗十存二三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每深入畿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耳力非不足但箇練不至進退來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殲屈廩給未始克擇臣請速付閻中勸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慶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遺上大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棄相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苦倒戈乘之

取不常。然奉詔者卽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誤聞不

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

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卽號泣曰。

臣久主共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忠也。

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

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

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

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

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

屬于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

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

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斷曰。

郭公子儀爲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靈武草創。時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尤屢敗思明。祿山時向。每戰有功。長安無恙。強暴易懲。難當讒謗。詔到。卽行。前兵發放纖芥。不存尚發。父葬及敵寇邊。驚無人仗。再起子儀。安敢辭。

敵。一見形早。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沉慮而斷。兄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猜憂之。召抱真問狀。抱真曰。郭子儀嘗領朔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

之。起子儀。旣而懷恩敗。一如抱真策。因遷澤潞節度。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

凋耗。乃籍戶三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閑月。約

曹。備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旣不廩于官。而府庫實。

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初。田悅反。圍邢

及臨洺。詔抱真往救之。斬其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後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待奉天間。聞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此時李希列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攻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僅絕。請數巾。辭沮其姦。爲制幣。

所憚。朱滔悉幽薦兵與回統圍貝州以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貞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令從擊泚。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貞將自造其壁。議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繁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屬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卽以數騎馳入見

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乎且詔盡罪已禹易之心也方上暴露備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迄約爲兄弟而別旦日令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抱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辭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誨好方士因仰月而卒。

唐曰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貞不忿逃歸獻等令公請起以伐其謀果如所等懷恩敗羞山東有變兵賦

早求三十擇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邢洛皆仇希烈李納復反聊州懷光相次河中虔劉抱貞忠勇獨自挺矛離沮潰叛城不自由朱泚之反名號已浮馳說武俊帝焉可侔武俊感情令兵以救盡力若此爲臣之尤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

擊吐蕃悍日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謹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唐定泰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解法馬璘與吐蕃戰益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璘內忌晟威界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貞合兵攻之故乘水渡洛水發船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四陳日知於趙州也抱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五三師也邪乃趙之北壁今賊



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欵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是昌黎之妻也。崔宣謀者，昌黎人。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詔曰：「急用。」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國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歲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竄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歲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冒死來，其僞誘之矣。」遂勦兵急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盛稱歲功。帝曰：「歲天生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歲屯渭橋，熒惑守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歲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連用兵者昌歲。歲曰：「天子舉，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歲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歲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歲常日河陰之陷，非吐蕃能取。告將臣，皆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

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繙衆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人口浪息，表以王號。每敵使至，必召息襲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參異之。敵皆指目歎絕。吐蕃君臣大憚。有尚結贊者，善計，乃許。曰：「唐名將特李成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宜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城以賣燧。於是尙結贊大興兵踰隴，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歲朝京師，奏言：「敵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張延賞當國，故與歲有隙。」諭歲不可久持兵。帝感其言，真元二年拜廣平郡侯。

歲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城與吐蕃盟，寇劫之，城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等。不出歲所料。九年薨。歲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斷曰：

李歲爲將，忠勇天生。以謀爲用，以和獎成。朱泚之反，懷光得情，甲辭厚幣，僞致其誠，芻米告具。然後慨行，家爲賊質，涕下淚零。天子安在，政私自營，與賊爲間，立斬以懲。拔外計，勞心始篤。勦兵急擊，

敗走無形群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諾遂罷其兵結贊奸筭城幾命傾敵唐名將首數李成

李愬

李愬字允直。有算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因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爲唐鄧節度使，討之。鄧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堠。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寃，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單日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易之不爲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齋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青陵，擒剽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克治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捨以獻。於是秀琳以

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史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拔則城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綱表以爲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城之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謀祐護獲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誘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爲突厥，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難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以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乃令獄刀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故委祐統之。帝憐愬嘗嘯

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舊令敢舍謀者族。憲利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憲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淵見裴度告師期。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憲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曲進是其無備處。文城、柵會大兩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憲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

策。憲從之。人人不敢自爲計。憲分輕兵斷橋以絕洞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鴉鴨池。憲令擊之。以亂軍聲。威怖。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板。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憲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洞曲子弟來求褚衣耳。率左右登牙城。因進械薄之火南門。元濟方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憲不戮一人。使不斂。乃屯兵<sub>滑</sub>。場以俟裴度至。憲以

唐憲宗時。元濟據蔡。霞寓袁滋。屢討屢敗。李愬自求。因用爲帥。欲不無能。事事忍耐。元濟不知隕防。果解。蔡之英雄。李祐無賽。愬獲降之最親。最愛。衆忠懷奸。請誅至再。憲只不聽。愈加客待。俾倣統軍。嗚咽感。城因而請兵直入。侵隘。鴉鴨亂。軍風雪壓界。元濟成擒。請裴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功大。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鄭城人。常飲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遠老一儒哉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將許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頃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餉不猶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周百卷傳

卷之二十一

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制待奏之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斬戮死陥大駁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爲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人燧衆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寇不能暴遷河東節度使太原兵力衰单燧募斬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爲戰車冒以後倪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且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鏡居一年闢廣易糴兵三

萬以肆威震北方初詔悅新有魏博怨下未附卽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轍口未遇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旣次邢鄆悅使至燧制以奪其氣首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意燧攻柵未下則吾已拔臨洛變士以戰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斬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是裨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裏散兵二萬壁垣水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橋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上囊過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之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山陰伏萬人將以撓燒。燒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棄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此爲陣留百騎藏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卽焚橋。燒行十餘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噪而前。燒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燒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真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真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

渾城

悅與淄青恒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燒與渾城駢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燒移檄鏘諭。皆以州降。時天下蝗兵艱于食。朝臣多請宥懷光。帝後誤請許。尚結贊之和。爲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斷曰。

馬燒多才知機識變術。不從亡。回兵難暴。山直吐蕃。障其通道。田悅圍邢。先示柔好。旣斬朝光。兵突厥。燒率數萬人。邢圍解耗。燒知食盡。夾洹後造縱火。乘風向前。鼓噪燒。伺氣哀戰。雄虎豹夜走魏州。傷容削貌。欲討懷光。長春城陷。燒說廷光。廷光奉詔復爲王。人民心歡樂。

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之。乃與城元光合兵。城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

渾城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號將。李立衡。黃其左目。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改授太常卿。吐蕃盜塞。深入城會。馬璘討之。次黃善原。城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以逼城。奔突厥舊將史抗等。內輕城。顧左右去槍叱騎馳。既還。敵蹕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城曰。願再戰。乃馳趨秦原。吐蕃引法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許爲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待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燕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懼。帝與城相泣。泚又造雲梯。廣數十丈。施大輪。濡硫。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采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涇。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字。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厥死士。當賊。又賜城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

卷之十

唐

希烈許爲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待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

戰。燕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

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

懼。帝與城相泣。泚又造雲梯。廣數十丈。施大輪。濡硫。

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采革周

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涇。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字。

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厥死士。當賊。又賜

城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

城俯伏鳴咽。帝撫而遣之。城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

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炭之賊乘風推梁

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僵。甲弊兵饑。城但

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城中

矢自擬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

賊。皆死。乘城欲擗。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

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尚結贊。宿禪。夏陰。圖京

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讖詞重禮。請

撫謫。許。泚。賛。來。乃詔約盟。平涼州。以城爲盟。使既

至。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

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

奉天。敵罷還河中。卒。城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

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子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

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

事。每事姑息。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城私喜曰。上

不疑我。故治滿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斷曰。

渾城本來。鐵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

城。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

城俯伏鳴咽。帝撫而遣之。城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

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炭之賊乘風推梁

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僵。甲弊兵饑。城但

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城中

矢自擬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

賊。皆死。乘城欲擗。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

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尚結贊。宿禪。夏陰。圖京

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讖詞重禮。請

撫謫。許。泚。賛。來。乃詔約盟。平涼州。以城爲盟。使既

至。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

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

奉天。敵罷還河中。卒。城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

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子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

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

事。每事姑息。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城私喜曰。上

不疑我。故治滿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斷曰。

渾城本來。鐵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

京慶緒曾勝其餘戰爭皆捷於令史抗敗名再讎  
以正李詐誠書帝不疑聽朱泚薄城危如懸磬惟  
帝與城相倚爲命血戰不休號天相應燒城  
陷墮地穿天未絕唐火返賊淨吐蕃圍京請城講  
競逼陷多人惟城保全釋鎮奉天卒于忠義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爲先鋒追戰吐蕃至長  
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玄宗憐其忠  
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

唐

卷之二十一

唐

忠

此去病孤也更賜令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  
武略上與論兵應對盡起帝器之蒲嵩出河西引爲  
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  
忠嗣徵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騎  
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屢  
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  
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策大  
洞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寔之併受降振武爲

一城自是敵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有勇  
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  
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  
缺縫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  
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同敵隙時出奇兵襲敵  
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什以兵使  
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矢皆按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方至雲中  
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厚後四  
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  
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  
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  
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擇取之帝意不快而  
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鈞遞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  
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  
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  
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  
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後日有